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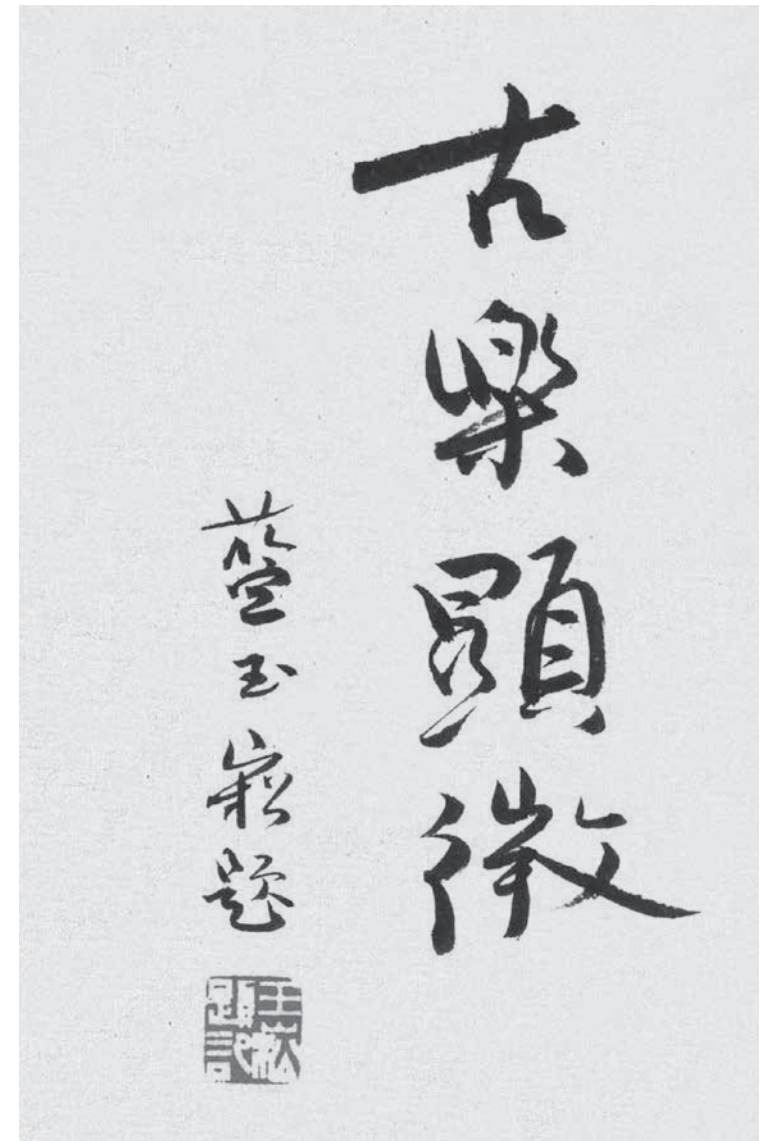
古樂頭微

蒼玉齋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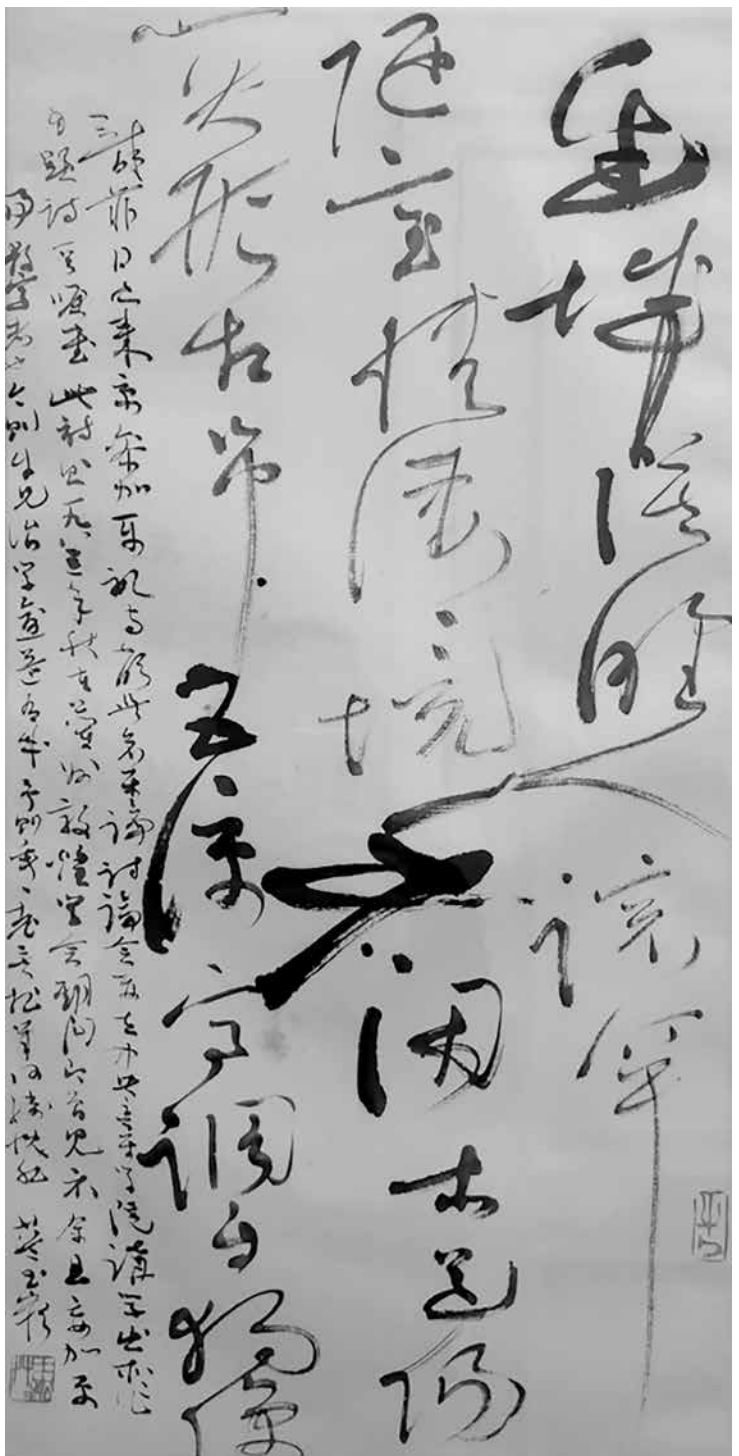


隴菲著

中華書局



一九八五年春，北京中央音樂學院「《樂記》與《聲無哀樂論》討論會」期間，藍玉崧先生欣然命筆，為《古樂顯微》題簽書名。



藍玉崧先生法書隴菲自題詩：

邊城漢野人蹤罕，陋室情淒境也閒，古道陽關形相
吊，五涼高調自獨彈。

隴菲同志來京參加「《樂記》與《聲無哀樂論》討
論會」，並在中央音樂學院講學，出示此自題詩一
首囑書。此詩則一九八三年秋在蘭州敦煌學會期間
亦曾見示，余且妄加更易數字者也。今則牛兄治學
逾益有成，余則垂垂老矣，拔筆何勝慨然。

藍玉崧



藍玉崧先生賜題隴菲書齋匾額：

獨彈齋

隴菲同志有句云「五涼高調自獨彈」，此其榜題之取義也，余願其調日豐且贍。

藍玉崧題

序

一九八五年《古樂發隱》出版，三十六年後《古樂顯微》付梓。

當年在蘭州大學歷史系，幸為史學前輩趙儷生先生同事。趙儷生先生之文，發人之未發，道人之未道；無漢學之瑣屑，無宋學之空疏；大處着眼，小處入手；大題小做，小題大做；歷史脈絡在他那裏清晰顯現。這些，對筆者研究，無形中起到示範作用。《嘉峪關魏晉墓室磚畫樂器考證新一版》題名為《古樂發隱》，便是得趙儷生先生啟發。

《古樂發隱》側重梳理樂史脈絡，其中有些個案，尚未充分展開。張廣達先生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來信說：

《發隱》一書內容十分豐富，有些章節值得以專文發表。

遵張廣達先生屬意，從那時起，撰著一部側重剖析樂史個案之專著，便列入我的寫作計劃，並擬名為《古樂顯微》。

那年初，蔡仲德先生與我商議，擬發起一個「《樂記》學術討論會」。我以為：「公孫龍子的《樂記》與嵇康的《聲無哀樂論》，一自律，一他律，是中國音樂美學史雙璧，可以放在一起比較研究。」經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主任藍玉崧先生允同批准，「《樂記》《聲無哀樂論》學術討論會」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至七日在北京召開。藍玉崧先生坐鎮主持，與會者暢所欲言，各抒己見，會議非常成功。廖輔叔老先生填詞《念奴嬌》，給會議極高評價。

唇槍舌劍不傷人，不礙寒光閃爍。愈辯愈明真理在，好似百家騰躍。然否公孫，評量中散，何謂無哀樂？正合若反，千

秋終佩才略。且喜寒盡春回，滌瑕蕩垢，上下容求索。鬆綁開將新局面，更與商量舊學。大壑游魚，長空飛鳥，鄭重看花約。悠悠來日，殊途同此拚搏。

會議結束，與蘭州同行來京赴會的李曙明君去中央音樂學院公寓拜訪藍先生，恰逢與先生為鄰的吳景略公子吳文光、王耀珠伉儷，幾人一起暢聊至深夜，其間乘興請藍先生題簽《古樂顯微》。

先生書房，沒有多餘物件。除了不多幾個書架，堆滿請先生審閱稿件、送先生過日期刊、著作的書桌外，這位享譽中外的大書法家，竟然連個寫字的大台都沒有。隴菲問先生：「平時在哪裏寫字？」先生指着書桌前的椅子說：「就在這上邊搭一塊五合板。」

先生瀟灑、豪爽。說起書法，先生尤為興奮。他說：「我寫字，從來不用好筆、好墨、好紙。平時寫字，就用五分錢的毛筆，小學生寫大楷的瓶裝墨水，隨便什麼紙，拿起來就寫。」

說起他擅長的狂草，先生諧語：「我是狗急跳牆。」說着說着，先生搭起五合板，提筆疾書。這才知道，先生書法，墨筆沾水，濃淡分明，與其他書者大異其趣。元代大書法家陳繹曾《翰林要訣》說：「字生於墨，墨生於水，水者，字之血也。」此次親見先生水墨揮毫，才真正領會其中奧妙。

先生滿腹經綸，不先慮，不早謀，詩詞、提款，一揮而就。一九八三年蘭州敦煌·吐魯番國際學會上，眾多學者求字，隴菲曾經領略先生援毫掣電，隨手萬變，飛鳥出林，驚蛇入草，獨任天機催格律，興來小豁胸襟氣的超逸之風。這次請先生題寫書名，又蒙先生書贈多幅

墨寶，更是印象深刻。

藍玉崧先生是中國著名音樂史學家、民族器樂教育家，是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、民樂系奠基人之一，在中國古代音樂史研究領域卓有建樹。他的《中國古代音樂史》沉寂近半個世紀後正式出版面世，仍具有極其珍貴的學術價值與史料價值，對中國古代音樂史研究有重要指導意義。

《古樂發隱》出版後，藍玉崧先生即撰文評說：

它以「圖像學」為始，超越了這個範疇，鉤稽了相當廣泛的文、史、哲、社、自然科學史方面的材料，目光遠及中國以外的廣大範圍，去探討古樂器史問題，實際已越過國外很時興的「圖像學」的常規，這本身就是在中國音樂史學方面的新開拓，是值得稱讚的。（《〈古樂發隱〉書後》，北京，《人民音樂》，一九八七年第一期。）

並期待後學：

進行大量的修訂和充實，以取得更加深入和扎實的成果。

今《古樂顯微》成書，聊報藍玉崧先生「余願其調日豐且瞻」之厚望。

《古樂顯微》輯錄一九八〇年以來，散見於講座文稿、會議論文、報紙、期刊之中國古代音樂史、樂器史、樂律史、中外文明交流史、音樂圖像學、音樂考古學、音樂人類學、音樂民族學、音樂民俗學相關問題探索的個案文字，以及拙著《嘉峪關魏晉墓磚壁畫樂器考》《古樂發隱》《敦煌壁畫樂史資料總錄與研究》中部分專題論說，做一小結；對其中提出的某些問題，發表的某些見解，作進一步擴展、深化；綜合異同版本，調整格式文字，增補新得資料，添加相關圖像。

亞里斯多德說：

整體大於部分之和。

單篇論文，專題論說，輯為一書，自有新的質性。

當年藍玉崧先生法書落款，有「垂垂老矣，拔筆何勝慨然」之歎。

如今隴菲七十有六，亦有同樣慨歎。

是為序。

二〇二一年五月四日
固安大湖頤湖苑獨彈齋